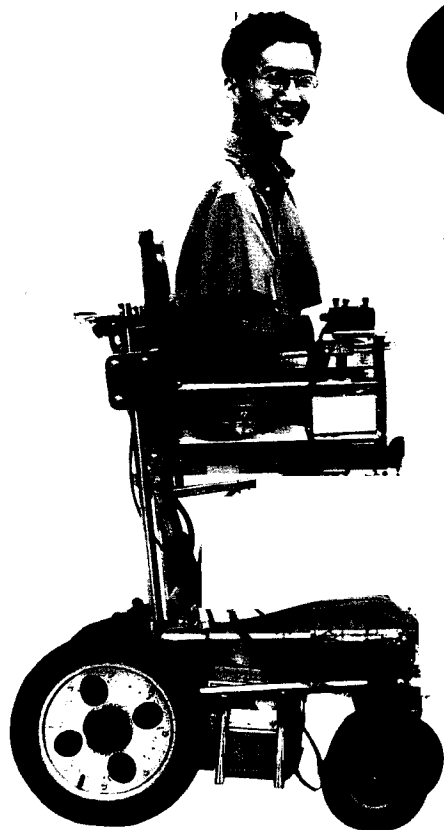


一本风靡E

书

'99 日本发行
420 万册



本书描绘的是：

让所有人都能焕发活力的健康人生

先天四肢残缺的残疾青年，早稻田大学政经系的学生——乙武洋匡，驾乘电动轮椅无处不往，走过了33年的人生之路。他自强不息，快乐洒脱，一路微笑着前行，身后是撼人心魄的生命轨迹

五体不满足

[日]乙武洋匡 著 郅颢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体不满足 / (日) 乙武洋匡著; 郅颢 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29-1751-7

I. 五… II. ①乙… ②郅… III. 乙武洋匡 - 传记
IV. K 8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3155 号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本

图字: 15—99—025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2 插页 161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60 元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部：轮椅上的大王（幼儿园、小学时代）

逞强的小男孩.....	(3)
沉重的门	(10)
高木老师	(15)
乙武规则	(23)
喜欢体育课	(29)
饭团子的滋味	(36)
背上的“V”形记号	(43)
乙洋印刷	(50)
晨跑“特训”和见伸	(55)
汉字优胜者	(62)
超级滑水器	(66)
残疾人是救世主	(74)

第二部：全力迅跑（初中、高中、补习学校时代）

运球高手	(81)
------------	------

节日小男孩	(89)
阿野	(99)
情书	(107)
狂躁的中考	(113)
25 个勇士	(120)
生命之水	(128)
数学得了 7 分	(136)
将来的梦	(141)
待考的失学者	(147)
奇迹	(153)

第三部：心灵无障碍（早稻田大学时代）

冲击开始	(165)
重新认识自己	(173)
营建早稻田社区	(180)
早稻田之夏	(187)
“很好啊！”	(193)
面向 21 世纪	(201)
美国旅行记	(211)
大雪天	(218)
父亲和母亲	(227)
心灵无障碍	(232)

后 记	(241)
-----------	-------

第一部

轮椅上的大王

(幼儿园、小学时代)

逞强的小男孩

“拿破仑”

我们一家三口的新生活，在靠近千叶县的江户川区一个名叫葛西的地方开始了。因为刚搬到这里来，所以人生地不熟。常听说有残疾儿的人家整天把孩子关在家里，惟恐外人知晓，我的父母却从来不做那样的事。他们时常带我外出，让邻居们都知道我的存在。尽管现在我的胳膊、腿长出了十几公分，但在当时，我的身体简直就像上下粘在一起的一小一大的两颗马铃薯。对于小孩子来说，要是被邻居们说成是“布狗熊”，这孩子就是人见人爱的好宝宝。嗨，像我，诸如“像个小偶人，多可爱啊”、“像个布娃娃，多招人喜爱啊”之类的赞誉，也很少能得到。

从那时起，我就是有问题的孩子。首先是怎么也不睡觉。夜里扯着小嗓子嚎哭，通宵不停；白天呢，稍睡一会

儿，就又哭闹不止。母亲整天陪在我的旁边，因过度劳累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可见我那时的哭闹多么激烈。于是我得了一个小外号叫“拿破仑”。因为据说拿破仑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仍能精力充沛地处理军务。

其次是牛奶吃得少。不是不吃，是吃的量少。母亲一直是看着婴儿护理书在喂养我，那时我吃的牛奶大约是书上标示的正常婴儿摄取量的一半。这实在是太少了，父母又怎么能不着急呢？他们带我上医院检查，还到处咨询，但我依然如故，一点儿也不多吃。父母实在没有办法了，也正因为没有办法，好像顿悟了一样，他们突然改变了想法。

“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就与众不同，现在吃牛奶少、睡觉少，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与别的孩子比。”

高明的见解！父母不再忧愁，我一如既往地吃得少、睡得少，但身体健壮，没生过什么病，正常地发育、成长。

长到九个月大的时候，我会说话了。在此以前，我只是唧唧一些谁也听不懂的儿语，可这一天，我突然喊出：“爸、爸爸……爸……”我生来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妈妈”，而是“爸爸”。对此，妈妈心里多少有些别扭，但她马上又自我安慰说，这是因为“爸爸”的发音比“妈妈”的发音容易。父母心花怒放，为我的开口说话，为我成为一个具有语言能力的人从心底里表示深深的祝福。

自此以后，我冲破了语言障碍，话多起来，也流利了，到满一周岁时，竟成了“多嘴多舌的小乙武”。父亲对于能说会道的我似乎感到特别有趣，就买来绘有图形的四四方方的积木，开始教我学习。他拿起一枚绘有洗衣机的积木让我

看：

“这是什么？”

“洗……衣……机。”

“这个呢？”

“爸爸……的……眼镜。”

“那么，这个呢？”

“报、报纸。”

之后，父亲每天一下班，我们就这样一问一答，边游戏边学习。

母亲呢，只要一有空就读书给我听，因为她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受到了刺激。那篇文章说不给幼儿读书，就等于摘除了幼儿的前脑叶（主思考、判断的部分）。我的父母真可称得上是教师爸爸、教师妈妈。

“这孩子也许要躺一辈子。”一年前我的父母还是这么想，可一年后，他们，不，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天真的询问

四岁的时候我上幼儿园了，是世田谷区的圣母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并不是专门的残疾儿幼儿园。从葛西到世田谷区，路途遥远，每天车接车送，花费很多时间，我们便把家搬到了世田谷区的用贺。这次搬家，居住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我们将在这里开始什么样的生活呢？

这个幼儿园的保育方针，尊重幼儿的个性，因而见不到保育员让孩子干这个、干那个的情形。孩子们完全按照自己

的意愿干自己想干的事。有时大家做同一件事，可做着做着不会做了，或者怎么也做不好，最后，我做了出来。我觉得这个幼儿园特别适合我。

我一进幼儿园，马上就有了朋友。我结交朋友靠的是我的没有手和脚。幼儿园的孩子们起先对我乘坐的“轮椅”——在他们眼中是个奇妙的机械——颇感兴趣，围拢过来，仔仔细细地看，慢慢地注意到坐在这个奇妙机械上的小子竟没有手，也没有脚！大家一脸惊异，感到奇怪得不得了。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一会儿工夫，我的周围就聚集了一大堆孩子，简直像一群蚂蚁。孩子们伸手触摸我的残肢，不停地发问：“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记得当时，我回答他们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生了一场病，所以没长出手和脚。”“噢——”听了我的话，孩子们一起发出赞同的感叹。自此以后，我们便成了好朋友。

即使只这样解释，我还是感到疲惫不堪。不光是我们班上的小朋友，我还要面对别的班的孩子的询问。解释，千篇一律的解释，入园后的头两个月，每天我都要向伙伴们解释我为什么没有手、没有脚。从幼儿园放学回到家，我浑身乏力，母亲安慰我，我的眼泪就哗哗流下来。母亲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向她哭诉的情景。幼儿园老师也注意到我无精打采的样子，担心地问我：“从幼儿园回家后，发烧了吗？肚子痛了吗？”父母和幼儿园老师一直对我放心不下，我却没有顾及到。由于他们的悉心照料，我顺利地成长，健康地成长，生命的步伐坚实而轻快……

任 性

我的手臂和腿比别的孩子的短，我整天坐在轮椅上，因为这样的缘故，或者说幸亏了我的与众不同，我的朋友很多，而且很自然地我时时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慢慢地，小孩子特有的“任性”也在我身上显露出来了。

幼儿时期的孩子们，年龄的差别尤其明显，即使相差几个月，懂事的程度也有很大不同。我是4月6日出生的，在我们这一学年中是地地道道的“老大哥”。我本可以成为一名好的“小领袖”，实际上却是一个逞强好胜的愣小子。

本来，大家高高兴兴地在院子里玩“蒙老瞎”游戏，因为我行动不便，即使乘坐轮椅，也不能赶上其他小朋友奔跑的速度，于是我就觉得这个“蒙老瞎”游戏是天底下最乏味的游戏。一气之下，我退到一边，对着大家喊：“我要玩沙子去了！想玩沙子的跟我来！”如同指挥官一声令下，正在玩“蒙老瞎”游戏的小朋友呼啦啦跑过来，跟在我的轮椅后面，向沙堆跑去。

可是，来到沙堆旁，我因为没有手，自己什么也玩不成，就坐在轮椅上，俨然大王一般，命令大家：“给我做一个城堡！”如果有谁胆敢说“我想挖一条隧道”，那他可就惨了。“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我要你做城堡！你不喜欢做城堡是吗？那好吧，你自己到别处玩去吧！”我的嘴相当厉害，一旦说了什么，谁都不敢顶嘴。那时，我真是个浑小子。

我的任性急剧膨胀，在小朋友面前简直到了为所欲为的

程度。尽管这样，我的朋友也没有减少。“如果让乙武喜欢，就不会没有朋友。”当时，小朋友们都这么想。这更助长了我的任性。我是典型的淘气大王。渐渐地，我甚至在父母和老师面前也猖狂起来。

这一时期的我，着实让父母大伤脑筋。后来，我遇到一件事，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我的任性是多么地不应该。我变了，我收敛了我的任性，我觉得突然明白了许多事理。有一次，幼儿园举行文艺汇演，我们班排演的节目是一出小戏《我们的幼儿园》，在这个小戏中有一个名叫“基基”的角色，是一位汽车修理工。在幼儿单纯的心里，汽车修理不是一个好职业，并且“基基”的发音在日语中与“老头儿”相近，所以谁也不想扮演。

突然听到刷地一声响，原来是一位小朋友举起了手。定睛一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信悟。“我来扮演基基！”声音不卑不亢，而且响亮。我听到这声音，只感觉信悟是那样地伟大。与信悟相比，我是多么地没有出息啊！就是在那一刻，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当时的心情直到今天仍能痛切地感觉到。我后来担任了一个角色的配音员，而且是第二配音员。我输给了信悟，不仅是在扮演角色方面，在心理上也失败了。在幼儿园里，作为一名男孩子，谁都在刻意追求自身价值的提高。我的这种虚荣心，似乎正是从这一时期形成并表现出来的。

配音，只是用声音来配合台上演员的表演，是幕后角色。这次演出，大获成功，得到普遍好评。我的母亲也喜形于色：“这孩子将来如果当主持人的话……”她竟生出了这

样的念头。原来的我是那样地任性、张狂，总想处于朋友的中心，自以为是，为所欲为，现在，我的配音受到了赞誉，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自从这件事以后，我像突然长大了许多，对事物的认识也有了自己的主见，我觉得万事万物都有好的一面，而且是靠大家齐心协力来促成的，尽管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我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一个孩子的“以自我为中心”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如果能较早地认识到人不能时时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他也许就能较早地洞察人生，在以后的为人处事中显得成熟、老练。

从那以后，我体会到了与大家一起做游戏的快乐。在我的眼里，班里的小朋友个个都那么可爱，人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幼儿园毕业前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到小朋友的家里去玩。

就这样，我天性中的任性、自以为是、爱好虚荣，在幼儿园时代消失了，也可以说这一时期解决了我人生中的一大问题。可是，还有比这更麻烦的事在等着我呢。

沉重的门

闭门羹

孩子要上学了，在他离开家踏入学校大门时，父母充满希望，又满怀不安。可是，自己的孩子是个残疾儿，父母心中的不安更大，而希望更小。譬如要上学，到底有没有学校能接收自己的孩子呢？残疾儿的父母首先要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当然也有这样的问题。我的父母为我的上学，可谓费尽心机，联系一个能够接收我的学校真像要穿破一个厚厚的墙壁。我要接受义务教育，我要像正常孩子那样上学，为此父母所受的难为，简直想像不到。

当时，一般来说，残疾儿就要上养护学校，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养护学校的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那是一种特殊教育，因此，我的父母很不情愿。他们想，我们的儿子

难道不能接受普通教育吗？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孩子王”，拥有平常孩子的能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接受特殊教育的必要吗？而且，我的父母一直有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普通教育的愿望。

可是，这一愿望却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首先，公立学校原则上不接收残疾儿童入学，于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是可以接受残疾儿童入学的，但联系来联系去，一切努力均化作泡影。期间也有几所学校同意接收，但考试的条件极为苛刻，我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要求。难道说我要接受普通教育的愿望是异想天开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家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入学体检通知书》，父母大喜过望，以为老天相助。“入学体检”，就是对来年春天入学的小学生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查。这种通知竟然也来到了我们家。

我的父母先是一阵惊喜，因为谁也想不到我会轻易地就能进入普通学校就学，何况这张《入学体检通知书》是一所已拒绝过我的公立学校发来的。如果这所学校真的能接收我，那该多么好啊！我的父母满怀希望拨通了这所公立学校的电话。出乎意料的是，那所学校的人竟说不知道我是一个重度残疾儿。父母不会轻易放弃希望，好说歹说，校方也许被说动了，便说先让我到学校去面试一下。于是父母便带我来到学校。到了学校，我才知道这所小学名叫“用贺小学”。

入学检查的情形，就像逛动物园。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在狭窄的过道跑来跑去。有些孩子则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惧怕，哭闹声此起彼伏。而我，坐在轮椅上，很有礼貌地在人

丛中穿来穿去，医生竟对我称赞有加。母亲看到我像模像样的神态，更坚定了我可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信心。

所有的检查全部结束以后，母亲带我来到校长室。母亲的心情可想而知，该是多么地紧张。当时的我，自然没有谨小慎微的自制力，但我却为此时此地的紧张气氛所感染，小心翼翼地尾随在母亲身后。

校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和可亲。母亲与校长谈话，我听不懂，自然感到无所事事；校长呢，则时不时地向我微微一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看到校长把眼眯成一条缝，亲切地向我询问道：

“你有没有不喜欢吃的食物？”

“有的。”我直率地回答：“我最不喜欢吃面包。”

我一点儿也没有说谎，我真的不喜欢吃面包。我在回答校长问话的时候，因心情紧张，声音很小。

“是吗？你不喜欢吃面包？这可麻烦啊。我们学校的学生几乎都能吃面包啊。”

我什么也不懂，但我觉得母亲那原本僵硬的脸慢慢地变得轻松起来，而且充满一种欢乐的神情。这实际是传达出一种信号，是“OK”的信号。

回到家，母亲迫不及待地向父亲报告：

“哎，我说，这孩子可以上普通学校了。”

从天国到地狱

我们的喜悦，并没有能持续多长的时间。当时，校长确

实是同意了。他说我们家如果是住在用贺小学学区里的话，可能没问题。但过了不久，我们得到的消息却是“等一等”。这是学校教育委员会的决定。他们的理由是让重度残疾儿童接受普通教育，至今未有先例。

我走向接受普通教育的道路刚迈出几步，又不得不回到起点。我的父母一脸愁绪，一脸呆滞。校长已经谈到了入学后能不能吃面包，一般说来，入学的事已十拿九稳，没成想，教育委员会的答复却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可是，父母并没有灰心丧气，这也许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非要把我送进这所学校不可。

看来，只有与教育委员会重新协商了。教育委员会让我们“等一等”，最大的理由恐怕是不知道我到底能生活自理到何种程度，能否与其他孩子那样学习。这也难怪，我能写字，而且写得并不逊色于正常孩子。可谁能想像得到一个胳膊只有十几公分长的残疾儿能写出一手好字呢？教育委员会的人也许有些疑惑，有种种顾虑，如果能让他们消除疑惑和顾虑，他们也许就会同意我入学了。我的父母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父母前去找教育委员会的人进一步交涉。委员会的人果真对我的能力表示怀疑。母亲便把我带来，口气中带着一种骄傲：“真的，这孩子什么也会做。”

我明白现在到了决定我命运的时候了。我心中有了一种冲动，一种炫耀的冲动。我侧头把铅笔夹在脸和残臂之间，一笔一划地写字；我把盘子中的刀叉交叉起来，利用杠杆的原理，靠残臂的平衡用力，从盘子中吃饭；我把剪刀的一边